

越高淪陷後的日韓關係

朱少先

日韓兩國自一九六五年簽訂「日韓條約」恢復邦交以來，兩國關係，由於日本給予韓國「無償贈與」、「低利貸款」及「民間貸款與投資」等大量經濟援助①，對韓國的經濟發展有極大助益；自一九六七年起又有兩國定期部長會議之舉行，每年輪流在東京、漢城召開；故若干年來，無論在國際事務上，兩國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上，均日臻密切。但不幸至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發生韓國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在東京被秘密綁架至漢城事件後，使兩國關係陷於相當惡化階段，原定該年九月召開的第七次「日韓部長會議」，日本爲此而宣佈暫停舉行。後來雖經韓國派總理金鍾泌爲特使訪日，與當時的田中角榮首相會談，獲得了政治性諒解，同年十二月也勉強召開了部長會議，但因金大中案未獲解決，兩國關係仍處於不協調狀態之中。到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又發生旅日韓僑文世光，在日本接受北韓間諜組織指示，冒充日人在韓國光復廿九週年紀念大會上行刺朴正熙事件後，在韓國各地引起猛烈反日運動，使兩國關係，再度趨於緊張。日本雖亦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以田中政府特使身份訪韓，向韓國致歉並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緩和了兩國緊張關係；但經過以上兩樁不幸事件後，兩國關係一直無法恢復正常②。

日本與韓國都是亞洲自由陣容中重要國家，在美國西太平洋防衛體系中佔極重要地位；美國自不願見這兩個友好國家間稍存芥蒂。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福特就任總統僅百日，即親自率同國務卿季辛吉訪問日韓兩國。此行除了加強美國與日、韓兩國關係外，協調日韓間紛爭，無疑亦係重要任務之一。除此之外，今（一九七五）年四月宮澤喜一外相與季辛吉在法國會晤時，季辛吉亦曾當面要求宮澤努力調整日韓關係③。宮澤返國後，日本外務省與韓國駐日大使館之間即開始接觸，作了解決懸案與關係正常化努力。

越高淪陷對日韓關係的影響

今（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高棉爲共黨淪陷之後，越南局勢更趨緊張

越高淪陷後的日韓關係

，至四月三十日越南亦被完全赤化。由於中南半島情勢的突變，整個亞洲也陷於動盪不安。尤其東北亞地區成爲共產黨進攻的次一目標。正在此危急關頭，北韓主席金日成，突於四月十八日訪問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頭目會談，金日成並揚言，將積極支援韓國革命。加以韓國方面，在卅八度線非武裝區先後發現北韓所挖掘的兩處隧道，且據由北韓投奔自由的「北韓人民軍」第五軍第十二師團三十連隊所屬的柳大潤少尉供述，上項地道，共有大小十七處，自一九七一起開始挖掘，預定今年完成，一旦戰爭爆發，北韓大軍可在三天內衝出地道，佔領韓國北部各重要都市。又據「紐約時報」米特爾記者報導，在越戰最後兩週間，北韓兩個機械化師團，已配置在停戰線附近陣地之內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也指出北韓軍的三分之二以上，部署在非軍事區五十哩以內，擁有俄製及中共製米格機約五百架的北韓空軍，其中一部分分駐在漢城以北僅七十哩的基地，已完成臨戰體制⑤。當時的緊張情勢，自可想見。再證諸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前金日成曾訪問莫斯科的歷史事實，金日成又在此時訪平，更使人感到韓戰有再度爆發可能。韓國當局爲此，曾作全面動員，實施二十四小時戒備。直到現在，韓國重要城市自午夜至凌晨四時，仍繼續實施戒嚴，戰時氣氛依然非常濃厚。

部分觀察家認爲北韓如無中共和蘇聯支援，無法發動戰爭，因目前中共與蘇聯對立關係仍非常尖銳，與一九五〇年當時情勢完全不同。且蘇聯此次曾婉拒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故判斷北韓不敢輕舉妄動。韓國所以大事渲染，係爲了藉機製造緊張情勢，安定國內政局及國際支援。上項看法，雖不能完全否定；不過至少不能不說這是共黨一次試探及考驗美國東北亞戰略的絕好機會，任何人不敢肯定說北韓不會突然南侵。而且韓國緊張局勢的存在，也確屬實情。不過正如美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今年二月十一日向國會所提出的「國防報告」指出說：

「根據美國情報顯示，北韓金日成動向雖甚難預料，但如果美軍一旦撤離韓國，北韓採取冒險行動極有可能。所以美軍留駐韓國，不論規模大小，

對北韓冒險主義有抑制作用。」

斯勒辛格的評斷，才是一針見血的關鍵。從四月二十六日北韓與中共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譴責美國推行分裂韓國政策，並揚言必須解散在韓國的「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撤退全部美軍，亦足以說明北韓不敢輕率挑釁，主要是顧忌美軍的存在。

至於日本，戰後三十年來，最初在美國扶持、支撐下成長壯大，獨立以後，在「日美安保條約」維護中，毫無後顧之憂的積極發展經濟，成爲「經濟大國」，極少關心本身及鄰國的安全問題。例如過去的韓戰、越戰，基於「和平憲法」，自有理由不必介入，甚至只求獲利，甚少關注。不過日本與韓國僅一衣帶水之隔，有唇齒相依關係；一旦韓國有變，日本即失去屏障。在中南半島未變色之前，尚可以少數資金、技術予以援助，便可對美國及自由世界交代；但越高淪陷之後，整個亞洲情勢有了突變，韓國危在旦夕，日本已直接受到威脅。因此，在越戰面臨危急後，日本已深感韓國對日本防衛上的重要性。三木首相、宮澤外相等日本政府首腦，開始考慮到日本自身的安全及調整日韓兩國間的不正常關係問題。加以美國從中斡旋協調及韓國總理金鍾泌、國會議長丁一權，先後於五月九日及十八日順道非正式訪問日本，與三木、宮澤、福田等政府首長及在野政治家晤談，交換越戰後國際及亞洲情勢，雙方均認爲加強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使兩國關係，已出現了好轉跡象。同時，民間方面，七月十日，在漢城組織成立了「日韓議員聯盟」，日本方面出席者除執政黨自民黨參眾兩院議員外，尚有在野黨民主黨部分議員參加，總人數達六十七人之多；韓國方面亦有執政、在野兩黨議員八十八人出席，規模之大，爲前所未有，象徵兩國友好關係已邁進一步。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共同聲明」，雙方強調「日韓兩國安全與繁榮有不可分割關係」，並呼籲兩國政府，早日解決各項懸案，並共同促進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密切合作。

宮澤訪韓舉行兩國外長會議

基於上述情勢的發展，恢復因金大中事件後兩國不正常關係，已到了成熟階段。而且三木首相已訂八月初訪美，如果在三木訪美前，日韓兩國關係能恢復正常，不僅滿足了美國對兩國期望，也增加了日本在日美會談中的地

位。所以日本決定先派宮澤外相訪韓，與韓國金東祿外長舉行兩國外長會談，解決兩國間懸案。惟當時在日本國內，對金大中被綁案中重要嫌犯韓國駐日公使金東雲，韓國政府雖已免職處分，但以證據不足而予釋放，並未作明確交代。此事日本輿論與在野黨仍繼續要求追究責任，甚至要求金大中能自由出國；此事對日本政府非常困擾。在此同時，一個自民黨議員訪問團，正準備訪問北韓，此舉無疑又刺激韓國感情，認爲三木政府的「兩面外交」。由於這些事件的困擾，幾乎使原定七月二十三日訪韓的宮澤外相，變更行期。但基於亞洲客觀情勢的發展及日韓兩國主觀情勢的需要，外長會談，勢在必行。後經雙方外交人士不斷接觸及美國駐韓大使史奈德從中斡旋^⑥，至二十二日下午，韓國外務部以兩份口頭備忘錄，密送西山駐韓大使；西山大使於當晚將此項備忘錄送往東京，才促成了宮澤外相的如期訪韓。惟雙方約定，在兩國外長會談結束前，不予發表，以免節外生枝。故該項文件，至二十四日始公開發表。

根據二十四日日本外務省發表韓國政府兩份口頭備忘錄要旨如下：

(一)關於襲擊朴總統事件：

(1)關於去年襲擊朴總統事件，日本政府已派椎名特使說明根據搜查結果，依法採取嚴正處罰措置；對企圖顛覆韓國政府暴行等，不論是是否係朝鮮總連等團體份子所爲，將盡最大努力，取締犯罪行爲，防止事件再起。

(2)襲擊事件發生後已近一年，日本政府基於上項方針繼續搜查外，請將結果告知韓國政府。

(二)關於金東雲事件：

(1)關於金東雲事件發生後，雖立即免職並加以搜查，但未獲結果，於去年八月十四日暫告停止搜查。

(2)此後雖會繼續搜查，但因證據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

(3)惟事件搜查結果，證明金東雲本人在東京言行及日本警察當局所提罪嫌等，認爲已缺乏國家公務員資質與品德，故喪失了公務員地位。

以上兩項備忘錄，實際上並未直接涉及金大中本人，顯係雙方讓步結果，彼此顧及顏面而已。但由於兩份備忘錄，使日韓外長會議，在七月二十三日能順利舉行。

兩外長會談係二十三日下午在韓國外務部舉行，這次會談，事後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但綜合各方報導及兩外長在記者招待會中的談話，下列四項成果，可以確認：

(一)自一九七三年八月金大中事件發生以來日韓間的不正常關係，因外長會談而宣告結束。

(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森、佐藤「聯合聲明」中所明示的「韓國的安全全對日本安全極為重要」的「韓國條款」，雙方在會談中再予確認。二十四日宮澤在記者招待會中答復質詢曾謂：「日本基於韓國安全對日本安全重要的基本認識，這是日本決定對韓政策的基本因素。」雙方均認為為了兩國安全，今後有進一步加強關係必要。

(三)停頓已達一年九個月的第八次「日韓部長會議」，決定在今年九月中召開。

(四)為了確保韓國安全，日本將在經濟合作方面，盡其力量。此點在宮澤與南應祐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院長個別會談時，日本已原則上同意在一九七六年以後，仍繼續以政府貸款方式，積極實施經濟援助⑦。

在二十四日上午朴正熙總統接見宮澤外相時，除了強調「韓、日、美三國有密切合作必要」外，更具體的表達了：(一)希望日本以經濟合作為中心，進一步加強與韓國關係；(二)駐韓美軍儘可能駐留在韓境。易言之，為確保韓國的安全，今後韓國在軍事方面仰賴美國，經濟方面仰賴日本。這也正是美國從「日、美、韓一體化體制」來確保東北亞安定的一種構想。事實上，由於這次宮澤訪韓，達成了上項構想的初步協議。

斯勒辛格的日韓之旅

去(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福特繼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時，正值中南半島情勢轉緊，因此美國政府的戰略目標，有著重於東北亞防衛的趨勢，該年十一月福特日韓之行，是極明顯例證；至於美國的遠東戰略，表現最具體的文件，是今(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斯勒辛格向國會提出的「國防報告」及四月十日福特總統向參眾兩院的「外交演說」。

斯勒辛格在「國防報告」中，首先提出了美國今後的戰略構想是以西歐

及東北亞為重點。此種構想的重要依據是認為：(一)蘇聯正增強其戰略核武力；(二)中共發展核戰力意外遲緩；(三)中(共)蘇將繼續對立。在此情勢下，蘇聯以烏拉山為中心，發展其通常戰力，不可能東西兩戰線同時發動攻擊，因此蘇聯將重點置於中歐與東北亞。」

報告中又說：「美國在東北亞的主要據點是韓國、日本、琉球配置後援部隊，美國的第二師團與韓軍共同防守第一線，保證擁有擊退北韓奇襲的反擊能力。」從上述戰略構想，美國已把原有的自阿留申羣島—日本—韓國—琉球—台灣—菲律賓的「列島線防衛」構想，修改為以韓國為最前線，其他遠東各國基地為支援基地，並以馬里安那⑧羣島及關島作為機動部隊後方基地，最後與美國本土相結合的「縱深戰略防衛」構想。

福特總統「外交演說」有關東北亞部份，他說：「美國認為日美安保條約是維持廣大亞洲太平洋地區安全的基石。」又說：「日本是亞洲地區關鍵性國家，與韓國的相互防衛關係，也同樣重要。」

今年四月高棉、越南相繼失陷以後，東北亞情勢亦隨之轉緊，美國自福特總統以下，包括國務卿季辛吉、國防部長斯勒辛格等在內，曾不只一次的提出保證，信守對中、日、韓及其他亞洲非共國家的條約承諾與履行防衛義務，說明了美國對防衛東北亞立場的堅定。其間又促成了七月的日韓外長會談，恢復了兩國正常關係；在中日兩國間也恢復了通航，加強了中日兩國的實務發展。八月五、六兩日，日美兩國在華府舉行三木福特會談，而主要的議題是韓國及亞洲安定對策，並且確認了「韓國的安全對維持朝鮮半島安全極為重要，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甚有必要。」雖然表達方式，與一九六九年「尼克森、佐藤會談」的「聯合聲明」中「韓國條款」略有不同，但從實質上看，仍屬一致。

從八月二十六日起，斯勒辛格為了出席第八次「美韓安保協議會」及「日美安全會議」，曾親自率團訪問了漢城與東京。在漢城兩天會議的結果，發表了一項包括十三點的「美韓安保共同聲明」。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雙方確認北韓威脅仍繼續存在，為了防止韓戰再度爆發及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美韓聯軍應保持有充分應付態勢。

(二)目前留駐韓國的美軍，並無撤離計劃。

(三)美國重申對韓國防衛承諾，一旦韓國受到北韓攻擊，立即提供有效援

助。

(四)美國保證盡最大努力援助韓國早日完成自一九七一年起實施的「韓軍現代化計劃」未完成部分。對韓國防衛產業建設，美國將繼續提供適切之支援與援助。

斯勒辛格結束韓國訪問後，二十八日飛往東京，二十九日上午拜會了三木首相與宮澤外相，就三木訪美後亞洲情勢、日美關係交換意見。下午二時半起與坂田道大防衛廳長官舉行定期「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該次會談主題，仍以朝鮮半島問題為中心，在會談中，雙方同意美軍駐韓對朝鮮半島安定、日本及亞洲安全極為重要。斯勒辛格並表示，即使韓國達成韓軍近代化計劃後，只要韓國對美國保持信任，美軍仍將繼續留駐。關於日美防衛合作問題，雙方同意今後在「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內設置防衛協議機構，由美國國防部長與日本防衛廳長官每年舉行定期協議一次，使兩國國防首長，有定期協商機會，加強了兩國防衛合作關係。對日本防衛力整備問題，斯勒辛格在聽取坂田長官報告後，曾率直指出日本武器現代化、對潛能力及防空態勢均有待加強，其意下指目前日本防衛力尚嫌不足。至於對日美韓關係，在一連串會談中，日美雙方同意今後對韓國支援，美國以軍事為主，日本以經濟為重心，此項意見，似已完全一致。

斯勒辛格訪問日本在三木訪美之後，有關日美間重要問題，尤其是對韓國問題，雙方早已有了原則性決定，所以斯勒辛格日本之行，只是使上項原則性協議，更進入具體化而已。不過斯勒辛格韓國之旅，又在日韓第八次部長會議召開之前，因此對該次會議，不無發生若干影響與作用。

日韓部長會議的成果

日韓部長會議是九月十五日在漢城舉行。這是自今年七月日韓外長會談、日美「華府會談」及日美、韓美防衛首長會談等一連串會議後的總結。對調整日韓兩國關係，維護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與安全，有着極重要的意義。

就整個東北亞情勢言，日韓兩國關係已是安危與共，唇齒相依；一旦韓國有變，日本決無法獨存。因此今天日本唯有配合美國政策，盡一切力量支援韓國，維持韓國的安全及朝鮮半島的和平。這是日本對韓國最重要的期待

與任務。日本政府不願在野黨的攻擊與阻撓，仍派福田副總理、宮澤外相、河本通產相、安倍農相四位重要閣員出席，說明了日本政府是重視這次會議。

韓國對於這次會議，也抱有甚大希望。其中最主要的兩項議題，其一是对於一九六九年的「韓國條款」及今年八月三木、福特會談後的「新韓國條款」能在會議中作一肯定的解釋，以確立日韓兩國的防衛關係；其次是一九七六年以後日本對韓長期經濟協力問題，能獲得具體協議。俾韓國能順利完成國家現代化計劃。

就前者而言，一九六九年「尼克森、佐藤會談」的結果是：「韓國的安全對日本本身安全極為重要。」到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當時外相木村俊夫（一九七四年）時代，修正為「朝鮮半島全體的和平與安定，對日本安全極為重要。」越、高淪陷之後，東北亞情勢轉緊，因此，在今年七月日韓外長會談時，再度提及「韓國條款」問題，當時雖未發表聯合聲明，但宮澤外相在會談中、記者會中，曾直接、間接再予確認。不過到了八月「日美華府會談」聯合聲明中，對此曾聲明：「韓國的安全對維持朝鮮半島安全極為重要，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甚有必須。」這種所謂「新韓國條款」的表達方式，在韓國方面似未完全表示滿意，因此希望在此次「日韓會議」中，再作一肯定的聲明。

關於後者日本對韓經濟協力問題，因自一九六五年起的政府援助，到今年已告終止；根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日韓第七次部長會議決定，自一九七六年以後，對韓援助，一律改以民間方式行之。但自前（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之後，韓國在經濟上所受打擊甚大，國際收支惡化、貿易萎縮；為了維持韓國的安定，對韓國的加強經濟協力，極有必要。在上次兩國外長會談時，日本已原則上同意在一九七六年以後，仍維持政府援助，惟具體計劃，留待實務者會議中進行商討。韓國在此次兩國部長會議中，雖不欲每一案件加以討論，但希望在此次會議中，能獲得日本政府對韓國經濟協力作長期承諾。因為今年七月「對韓經濟援助協議國家會議」（IECOK）（由世界銀行主持，美、日、中等八國參加）決定今後數年內每年有繼續給予二十億美元（包括民間借款）經濟協力資金必要，所以韓國希望日本能作具體承諾。

韓國自一九七七年起將進行第四次「五年經濟計劃」（一九七七年至一

九八一年），此項經濟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所以期望獲得外援，尤其希望日本能長期給予援助。

這些期望與要求，在日本方面，原則上都已接受了，但要日本代表，公開在口頭或文字上，明白表達「北韓威脅的嚴重存在」或「重申一九六九年佐藤時代的韓國條款」，是有相當顧忌的。第一、自民黨自去年七月參院選舉挫敗及田中內閣因「金脈事件」總辭以後，聲望大落，在野黨氣勢高漲，本（九）月十一日開始的臨時國會，且有聯合倒閣之勢；在野黨對最近三木內閣一連串對美、韓外交活動及斯勒辛格訪問日韓舉行會談，已被指為「日美韓軍事一體化」，如再在「日韓部長會議」中對防衛問題作肯定表示，必將遭到猛烈攻擊。爲了避免刺激在野黨及能够符合三木內閣對野黨的「對話與協調」及「政治休戰」方針，渡過國會難關，因此在這次部長會議聯合聲明中，在韓國諒解下，在第三項中說：「日韓兩國的善鄰、友好、協力關係，雙方認爲對東亞和平與安定有重大貢獻；爲了促進該地區緊張情勢的緩和及和平的維持，兩國將繼續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密切合作。」上項表達方式雖仍屬抽象性與原則的，但一般認爲事實上仍是「新韓國條款」的再確認。

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主要的在壓制北韓的蠢動，由於美軍的決心長期留駐在韓國及斯勒辛格在韓美防衛會談中確切的保證，目前韓國在軍事上威脅已極爲微小，惟雙方對峙局面仍繼續存在。雙方爲了沖淡此種緊張情勢，將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寄望於「和平談判」，所以「聯合聲明」第四項中說：「韓國爲了南北和談迅速再開，表示將以忍耐與誠意繼續努力。日方對此評價甚高，希望和談再開並達成和平統一。」這一項聲明內容，雖然不會發生實質上效果，但對日本國內及國際宣傳運用上，能收到極佳反應與結果。根據日本自民黨眾議員宇都宮德馬七月十五日在平壤與金日成長談結果，關於「朝鮮半島和平」問題，金日成曾提出了幾個具體條件，其中主要的是：（一）解決朝鮮問題方法，先與美國簽訂和平協定，代替停戰協定；（二）在外國軍隊全部撤離條件下，南北雙方裁減軍隊至十萬人；（三）南北會談甚爲必要，但不能以朴正熙爲對象。⑨據說這些前提條件，曾透過三木訪美時向福特提出而遭到拒絕，韓國當然也更不會接受。所以南北和談，將成爲一種冷戰口號。

越高淪陷後的日韓關係

關於日韓經濟關係，亦是此次會議中心議題。惟日本自石油危機以來，本身在經濟上亦困難重重，而且日本國家預算編成採單年制度，要設定長期援助額相當困難，所以對韓國要求日本對經濟援助作長期承諾，亦甚不易。惟在日美韓三國關係中，軍事方面美國已全面承擔，經濟方面，日本自無法推卸責任。因此在會談中所費時間亦很多，兩國「聯合聲明」中有關經濟協議事項，在十項中佔四項之多。除了「聯合聲明」第六項，雙方說明兩國經濟情勢作全般檢討外，第七項中特別強調了今後兩國貿易擴大均衡發展的重要性，並且希望在今年第十二次日韓貿易會議中，率直商討擴大方法。第八項中，日本同意在韓國實施第四次五年經濟計劃時（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繼續給予政府援助，並透過政府間實務者協議作具體商談。第九項係關於民間經濟交流，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以上四項雖多屬原則性協議，但日本同意自一九七六年以後，仍繼續以政府資金對韓實施經濟援助，已改變了一九七三年第七次日韓部長會議停止政府援助的決定，實際上已達到了韓國的要求。今後兩國經濟關係，必可加強。

據韓國政府的計劃，第四次五年計劃五年間所需外資總額一百億美元中，要求日本約三十億美元，包括民間資金在內，每年約需六億美元。以過去十年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日本對韓經濟援助，包括政府贈與、財政借款、民間借款及直接投資在內總額不過二十二億美元的實績相比較，能否達成預定目標，尙難預料。

此外，雙方同意第九次會議，決定在東京舉行，雖然尙未確定時間，一般相信，當在一九七六年內召開。

綜觀此次會議結果，應稱相當成功，尤其是韓國，今後在經濟上獲得日本實質上的援助，順利發展重化學工業，不僅有助韓國經濟、政治上安定，對朝鮮半島乃至遠東地區安全與和平，均有裨益。

日韓關係展望

韓國曾受日本暴虐殖民統治三十五年，歷史宿怨甚深，在對日本感情上有某種程度的警惕與憎惡。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成功，其侵略企圖直接威脅亞洲鄰近國家；日韓兩國首當其衝，在現實環境上有合作必要，才促成了一九

六五年日韓復交，並保持相當良好關係。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執政，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破壞了亞洲的反共團結，對基礎不甚穩固的日韓關係，也難免發生影響。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發生「金大中事件」及一九七四年的「謀刺朴正熙事件」，使兩國關係，達到了微妙階段。今年四月高、越淪陷，東北亞形勢轉緊，日韓兩國再度面臨到較任何時期更嚴重局面，基於兩國主觀上、客觀上情勢的要求，仍必須採擇互相合作的政策。因此才促成了今年七月的「日韓外長會談」及這次「日韓部長會議」，恢復兩國正常關係。

日韓兩國地理位置，唇齒相依，大韓民國構成日本在地緣戰略上屏障，為日本安全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加以日本受和平憲法限制，不得設置海陸空軍，現有海上、陸上、航空自衛隊，亦不足抵抗一次外來侵略；憲法也禁止派軍赴海外作戰及放棄交戰權；所以日本的安全，除了美國核子傘的保護外，在日本海峽有賴美韓聯軍及美國駐在日本的海空軍武力來防衛，不能無韓國而獨存。而韓國方面，現在正向軍事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方面邁進；軍事方面美國自一九七一年起在五年內給予十五億美元作為建軍及建設國防工業之用，且有美國的防衛承諾，在軍事防衛上已獲得保障。經濟方面正希望自日本獲得長期經濟援助與技術支援，來達成國家現代化。今年七月以來，日、韓、美三國之間一連串的雙邊會談，都是以韓國問題為中心議題，而且已達成了「美日韓防衛體制」的協議。

日本為了本身的安全，必須支持一個強大的自由民主的大韓民國的存在，來確保朝鮮半島的和平；韓國為了國家近代化，能負起維持朝鮮半島安全的責任，也需要日本的全力支援。在此情況下，日韓兩國關係，可謂「安危與共」，所以今後雙方必須確立共同反共信念，消除相互猜疑、誤解，相互信任與諒解，開誠合作，透過政府接觸、民間交流，達到真正友好關係，才是兩國之福，亞洲之福。

不過日韓關係的最大支柱還是美國，因為日韓之間沒有相互協防的關係，而美國與日韓兩國，分別訂有「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美韓防衛條約」，透過美國的關係，結成了一個完整的防衛體系。而且日韓兩國，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均有賴美國支援，美國也需要日韓兩國把守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上的第一關。今後只要美國立場堅定，正確領導自由世界，日韓關係也自然會趨向健全發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脫稿

註①自一九六五年日韓復交十年來，日本給與韓國「無償贈與」三億美元，「低利政府貸款」二億美元，民間商業貸款及直接投資十七億美元，總計二十二億美元。佔韓國導入外資的二七%。

註②請參閱「問題與研究」第十四卷二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拙著「謀刺朴正熙事件後之韓國政局」。

註③見日本「世界週報」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號第十六頁。

註④見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New York Times」。

註⑤見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U.S. News & World Report」。

註⑥據「朝日新聞」駐漢城特派員七月二十二日專電報導，美國駐韓大使史奈德，曾於二十二日上午與日本駐韓西山大使洽談斡旋，促成宮澤外相訪韓。

註⑦依照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第七次「日韓部長會議」決定，日本政府對韓經濟援助到一九七五年已告終止，自一九七六年起，轉移為民間經濟合作。

註⑧馬里安那羣島在二次大戰後於一九四七年由美國託管，因其地理位置與關島接近，為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後方基地，頗具軍事價值。且距中國大陸三千二百公里，在中共程飛彈射程之外，且在美國本土夏威夷的延長線上。自一九六九年開始，美國計劃在馬里安那羣島中的台尼安島建設海、空軍基地，與該地區代表多次商討，至一九七四年五月，雙方同意簽訂「協定」，美國給予當地居民自治權及經濟援助，美國則投資三億美元，建設空軍及海軍基地。根據該項協定，當地居民將獲得美國公民權，並有選舉自治領知事、議員權利，但在美國國會無表決權，亦無總統選舉權。在美國開始建設軍事基地後的七年內，每年給予一千四百萬美元之援助，作為補償。本（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舉行全羣島居民投票結果，在投票率八九%中，贊成成為美國自治領者佔七六·五%（反對者二三·五%），故已正式決定。但仍須經美國國會通過與聯合國審查，最後要到一九八〇年才會成為「聯邦」領土。

註⑨見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專電。